

论《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中的空间书写和身份认同

章 佳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讲述的是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时期, 一位鞑靼妇女祖列依哈与众多移民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途中目睹了闷罐车上频繁的死亡, 经历了平底船的惊魂时刻, 最后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建立了新的家园, 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从尤尔巴什到原始森林, 从可怜虫到狩猎合作组的劳动力, 小说中的空间位移展现了女主人公祖列依哈的生活经历和身份转变, 这种转变也见证了祖列依哈对自我的认同过程。因此, 本文将从空间和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女主人公祖列依哈的精神转变, 并阐明女主人公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而启发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本质。

关键词: 身份建构; 空间书写; 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俄罗斯鞑靼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 1977—)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界的一位新锐作家, 其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一经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并于2015年获得“最佳年度小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和“大书奖”。有学者认为, “该小说并非真实的文学作品, 从广义上来说, 这是一部完美的, 技艺高超, 且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¹俄罗斯当代著名女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称该作品是一部讴歌苦难中爱与温情的伟大作品。就创作而言, 该小说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回顾了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历史, “雅辛娜并不追求历史的纪实性, 大概, 她已完全脱离了历史小说的体裁限制, 她运用历史背景对全人类的问题和价值进行艺术反思。”(Павлова 2018: 56) 小说中的历史为人物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生活图景, 流放之旅既是自由之旅, 是生命的第二次抵达, 更是死亡之旅, 从可怜虫到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人——祖列依哈逐渐在这一蜕变中形成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所谓认同, 其英文表述为 identity, 它最初属于哲学范畴, 后来逐渐发展成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认同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心理过程, 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王莹 2008: 52) 换言之, 认同是围绕着个人与社会、集体而展开的关系论概念。而身份认同“体现为实践主体对其在特殊系统中的活动或实践位置的确定, 也就是对个人身份的确定, 这种对个人身份的确定即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一种主体意识的重要彰显, 意味着主体明确地意识到‘自我’, 因此, 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自我认同中最具有主体社会性本质规定的一种基本的特征。”(邢媛 2021: 143) 因而, 人的身份认同的内核在于人在社会或集体活动中主体意识不断凸显, 主体在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不断肯定自我、定义自我和捍卫自我。就小说而言, 从尤尔巴什到谢姆鲁克村, 物理空间的位移体现了女主人公身份的“位移”和对自我观念的更迭: 脱离了封闭空间的束缚, 在开放空间中的祖列依哈逐渐形成了独

立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她也逐渐背弃了传统规约和宗教意识的束缚，积极面对生活，追求自由，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话语。

2 空间位移与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

一直以来，空间“被看做刻板的、僵死的、非辩证的东西，而时间却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爱德华·苏贾 2004：16）而到了20世纪后半叶，社会理论发生了空间转向，“空间开始挣脱时间的束缚和背景身份的压制，显示出自身的魅力和价值。”（厉蓉 2014：4）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其他领域，空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它已经从简单的地点标记转变成一个有着多重意义的符号。就小说而言，空间是言说的语言，它“在文学创作中属于第一性的、根基性的东西。”（哈利泽夫 2006：273）它涵盖单一的空间场所和多个空间之间的位移。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的移动性是社会权利和个人自由的重要风向标之一。”（顾广梅 2009：120）空间中的移动更将人对自身的认同附着于多个地点，它是人物审视自我，建构自我的过程。在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中，作家刻意突出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比如尤尔巴什村、喀山和监狱等；模糊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展现以季节和月份为主的时间形式，尽可能以空间作为时间刻度，使空间时间化。小说中的空间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地点，更是女主人公认同自我的时刻。从尤尔巴什到谢姆鲁克，祖列依哈所生活的环境逐渐从传统的家庭空间进入到开放的公共空间，这种位移意味着空间的性别范畴逐渐淡化，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以尤尔巴什为中心的空间是祖列依哈的噩梦之始，也是束缚祖列依哈的传统家庭空间。女主人公的形象和空间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首先，祖列依哈这一形象原型来源于作家的祖母。在一次采访中，雅辛娜说，“我们对奶奶有着特殊的情感，她性格坚强，是西伯利亚式的。我想更好地理解她，搞清楚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因此，我才写了这本书。”²可见，祖列依哈从柔弱到坚强的蜕变承载的是作家对祖母的独特记忆，这种转变更是作家对普通女性命运在逆境中坚强求生的讴歌。其次，尤尔巴什这一家庭空间中的生活反映了作家祖父母的传统农村生活。正如作家所言，“我在小说中所写的关于鞑靼生活的一切都是我从童年生活中借用的，这是我的回忆，都经过文学语言的讲述和改编了的。”³作家的祖父母虽然都是老师，但过的完全是农民的生活，并且，家里的男女地位区分尤为明显，“如果祖父不在，就没人敢去桌子上吃饭。祖父总是自己切面包，并进行分配，肉也是他来切和分配的。”⁴在作家看来，“这虽然不具有贬低女性的特征，但突出了男性的父权制影响。”⁵因为在父权制社会男性占有绝对优势，女性完全沦为男性的附庸，“女性被局限于家庭劳作，安于稳定和养育子女，她们驱逐男人并让他们‘逃向’自由和证明自己。”（迈克·克朗 2005：61）对男性而言，他们时刻都有着一种向外的流动性，而女性被限制于家庭空间中，这“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角色规定，认为女性就该如此”（迈克·克朗 2005：77）。从现实中的家庭模式到小说中的家庭空间，作家展现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身体和思想的禁锢，女性逐渐将自己定义为弱势的一方，主动迎合男性的控制和压迫，其身份认同也都取决于男性。

在尤尔巴什，祖列依哈胆小怯懦，严格遵守鞑靼传统和母亲的规训，比如，“只有懒人才弯着腰或蹲着干活。”（古泽尔·雅辛娜 2017：32）她笃信宗教，多次祭拜村神，并经常祈祷。母亲的规训和宗教思想使祖列依哈变成了一个合乎传统标准的女性。同时，父权制观念完全腐蚀了她的意识。她将丈夫作为生活的中心，对丈夫只有顺从和惧怕，她总是庆幸穆尔塔扎是个好当家人，好丈夫，她是濒于死亡的可怜虫，是满足丈夫不定期欲望的榨油机。此外，她还要忍受婆婆的刁难。她“不知道何为幸福，也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古泽尔·雅辛娜 2017：2）对祖列依哈而言，尤尔巴什是封闭的，它是祖列依哈极度依赖的空间。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尤尔巴什，仅仅去过树林或者墓地。”（古泽尔·雅辛娜 2017：35）尽管不受待见，但她都坚信这是自己的家。在森林砍柴迷路时，她认为：“她要睁着眼睛，一直坚持到家。”（古泽尔·雅辛娜 2017：17）无论在行为，还是在思想

上，祖列依哈早已将自己限定在尤尔巴什这一家庭空间中，因为“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梁坤 2020：6）总之，尤尔巴什是带有深刻父权制社会痕迹的空间，是束缚祖列依哈的封闭空间，在这里，祖列依哈的主体意识不断被压制，甚至被否定。

流放之旅的公共空间是祖列依哈产生自我认同的起始，也是她开始摆脱家庭桎梏，反抗男权的空间表征。这里所涉及的公共空间范围很广，有清真寺、喀山、监狱等。她生平第一次住清真寺，而且还是在男人的位置上，这完全违背了传统的习惯。在喀山，祖列依哈第一次违背丈夫的训示，没有将浸过毒药的糖送到母马桑杜奇卡的嘴里。在监狱，她同莱贝成为交谈的伙伴。在这里的一个月，她感觉自己第一次用了这么多遍“我”，因为在鞑靼语中，“即使活了一辈子——也可以一次不用说出‘我’这个字。”（古泽尔·雅辛娜 2017：148）空间位移似乎已经将她推上了反叛传统空间的道路，她开始打破原有的性别认同，也逐渐背离祖先的规训和信仰规范，但祖列依哈对自我的认同却是缓慢的，因此，当空间发生变化后，她一时难以适应，几乎沦为思想上的边缘人。比如，她会因为在监狱简易的厕所中方便而不断害羞。火车上，当她将头巾摘下铺在自己和莱贝的大腿之间时，她觉得这是一种罪过。她第一次看到一位女士跟男人顶嘴，况且对方还是长官，她佩服她的勇敢，但也疑惑这种勇气来自哪里。开放的公共环境给祖列依哈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这是她离开家庭空间后首次与外面的社会产生联系。她屡屡产生的羞愧感和对其他女性言行的思考说明她开始也对过去的自我身份产生疑惑，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逐渐被瓦解，这正是她产生自我认同的开端。

谢姆鲁克是祖列依哈实现真正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也正是在这里，她对生活的信心逐步建立，用行动展现了一个普通女性同命运抗争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她一个人干着两份工作，既在厨房帮忙，又在卫生所给人包扎伤口。第一次杀熊经历使她发现自己的视力和手劲儿非常好，此后，她便成为狩猎合作组的重要成员，每天穿梭于森林和卫生所之间，“她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半人在干活。”（古泽尔·雅辛娜 2017：386）通过狩猎，她获得了半份工作的报酬，还养活了儿子。因此，谢姆鲁克是她摆脱父权制社会的桎梏，积极融入男性社会，实现主体身份转变的理想空间。现在，她终于过上人的生活，并体会到了活着的意义，她自己也猛然明白：“多亏命运把她抛到这里。她身居公家的医务所小屋，生活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中间，用非母语同他人交谈、说话，像男人一样狩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但是她觉得——这很好。算不上是一种幸福，不是的。不过——挺好。”（古泽尔·雅辛娜 2017：386）

从尤尔巴什到流放之途，再到如今的这块边缘空间，祖列依哈逐渐脱离了封闭空间的束缚，进入到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物理空间的位移使祖列依哈摆脱了作为男性附属物的传统观念，也脱离了被局限于家庭空间中的既定命运。空间中的行进让她开始与他人接触，她逐渐从怯懦转向反抗，主体意识也随着空间的位移开始觉醒。可以说，这段看似残酷的驱逐之旅却给祖列依哈带来了生的希望，也让她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

3 森林空间与自我主体的建构

自古以来，森林在俄罗斯民族传统观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森林涵养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气候，保护了河流和原野。它不仅构成了俄罗斯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而且决定了其文学、文化及其心理底色。”（梁坤 2020：43）从普希金到列昂诺夫，再到拉斯普京，森林和树木已经成为俄罗斯作家思考道德、命运和宗教等问题的重要载体。因为“民族的森林起源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寄寓，故而树木崇拜必然蕴含着‘生命树’的意味。”（梁坤 2020：48）因此，过去的人们一直都认为树木是有生命的，而森林是“一种可以在树木中自由来去、具有占有或支配树木权力的超自然的生命在一定时间内的寄居处所。”（詹·乔·弗雷泽 1998：178）从深层来说，“森林是一种灵魂状态。”（加斯东·巴什

拉 2013: 240) 因为森林天然的神秘感和孤寂让人仿佛置身于超脱外界的“第三空间”，这也是人们回归自我的超空间，人可以与自己对话，找寻最真实的自己。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中，从尤尔巴什到谢姆鲁克，森林都贯穿始终，构建了一个共同的空间场所，即祖列依哈的自我空间，更是她的精神家园。

森林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它记录着祖列依哈的生活，它是祖列依哈和众人依赖的生存空间。森林丰富的资源为祖列依哈和儿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果实。森林的隐蔽性不仅给尤尔巴什的村民提供了藏匿粮食的天然仓库，也让祖列依哈的儿子成功躲避了大众的视线，并逃离了谢姆鲁克村。同时，森林塑造了她作为母亲的伟大人格。从最初恐惧森林到最后独自穿行于原始森林，这表明祖列依哈变得越来越勇敢，也正是在森林里，她杀死了一头熊，这让她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森林开启了她的打猎事业，也是塑造祖列依哈坚强人格的自我空间。优素福被困森林的时候，为了救儿子，她一口气杀死了所有的狼，森林里的种种行为都显示她是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森林拥有大海般广阔的空间，“森林空间的广阔性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加斯东·巴拉 2013: 240）它承载了祖列依哈所有的痛苦和快乐。祖列依哈的四个女儿被埋在森林里，丈夫穆尔塔扎也死在森林里。来到森林，祖列依哈似乎回到了“想象的家”，在穆尔塔扎的家中，祖列依哈用劳动代替了自己的全部语言，当与穆尔塔扎去森林砍柴时，她的话突然变多了，她自顾自地叙述着对森林的种种猜测，她将森林里机灵的山雀看做自己的女儿，并兴奋地与她打招呼。似乎只有到森林里，祖列依哈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这个“想象的家”包容她的一切，让她可以直面自我，建构一个想象的自我空间。同时，森林的包容性更成为祖列依哈的精神归属。当祖列依哈听说儿子要离开时，她摇摇晃晃拖着脚步，走到森林中，此时乌佩里哈出现在她的幻觉中，她倒在了乌佩里哈的怀里，当思绪回到现实时，她发现自己抱着的是一颗古老的松树。这一情节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因为自古以来大树是儿子与母亲之间产生联系的纽带，“树神能保佑六畜兴旺，妇人多子。”（詹·乔·弗雷泽 1998: 179）古代印度有吃神树果实产子的信仰，毛利人的图霍部落有不孕妇女抱树怀孕的习俗。树木承载了母亲对儿子一种特别的依赖感。因此，祖列依哈抱松树传递着母子之间难以割裂的情感。儿子就是祖列依哈在这块异地的唯一，当这一精神支柱崩塌，在这无法承受的痛苦的时刻，她来到森林，怀抱松树就意味着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森林埋葬了祖列依哈的痛苦，当然，它也是祖列依哈找寻幸福自我的理想空间。森林是祖列依哈与伊格纳托夫产生联系的一个隐秘空间，这是一个充斥着甜蜜的地方。祖列依哈和伊格纳托夫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森林里，她被伊格纳托夫那充满激情的歌声吸引，私密的森林空间为后文的相遇作了铺垫。在谢姆鲁克的森林里，祖列依哈与伊格纳托夫再次相遇，当时，祖列依哈非常饥饿，跑到森林中采摘野果和核桃，正好碰到了伊格纳托夫。祖列依哈在林中喂奶的一幕更加速了二人情感的发展。而在小说结尾，当优素福离开谢姆鲁克后，在圆形林中空地迎接祖列依哈的仍然是伊格纳托夫。儿子的离开让祖列依哈非常痛苦，在返回村子的路上，“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的。”（古泽尔·雅辛娜 2017: 495）此时，与伊格纳托夫的再度相遇似乎是偶然，但也是一种必然。对祖列依哈而言，虽然“填满整个世界的疼痛并未消失，但是，却给予了她力量和激情。”（古泽尔·雅辛娜 2017: 495）在这个私密的空间，祖列依哈再次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动力。

从一开始，她不敢待在密林中，到后来她走在原始森林里，“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她自己——就是一个神灵……”（古泽尔·雅辛娜 2017: 386）森林见证了女主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历程。祖列依哈通过林中射鼠让戈列洛夫对眼前这个温柔的女人感到害怕，这种转变说明祖列依哈已经摆脱了父权制社会的思想束缚，开始建构自我身份，并且，从穿梭于密林到森林杀狼，这些都表明森林是祖列依哈实现自我觉醒，回归自我的理想空间。

4 心理空间与他者镜像

作为实有存在的森林、谢姆鲁克等空间是祖列依哈实现自我认同的外部空间，外部空间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心理空间的流动，而心理空间“是以自我为核心的认知语境，是身体接收内外刺激后所体验的内在关系表征。”（张绣蕊 2019：52）它是反映自我的空间，其涵盖的范围有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层次，同时，“心理空间是一个关系空间，它不是外在世界于内在全等排列，而是以一定关系连接的内在表征。”（张绣蕊 2019：53）由此观之，心理空间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人在心理空间所建构的自我有赖于他者，并且，“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拉康 2001：408）离开尤尔巴什后，祖列依哈共有五次看到了婆婆的幻影，这是祖列依哈认识自我的他者镜像，而镜像“并不是真实的镜子，镜像只是其中一种，其他事物也可以具有镜像的功能，包括周遭他人的眼光与其对自我的反映，都可以起到塑造自我的作用，都为主体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生存空间。”（欧荣 2011：153）换句话说，婆婆乌佩里哈这一他者镜像是祖列依哈认同自己的一种心理状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五次幻影分为两个层面，即独立与和解，分别体现了祖列依哈对自我身份的双重认同。

首先是祖列依哈与乌佩里哈的幻影的对立，涉及对立层面的主要有三处，从整体上说，这种对立反映了祖列依哈开始捍卫自我，肯定自我，努力争取自我话语的意识。小说中乌佩里哈是一位又聋又瞎，喜欢唠叨的百岁老人。雅辛娜称：“乌佩里哈是真实的。她是唯一一个拥有现实原型的人——是我的曾祖母。她的性格十分独断专行。”⁶当祖列依哈违背她的意愿时，她抱怨甚至打骂祖列依哈，这便构成了婆媳之间对立的雏形，进而演化成祖列依哈捍卫自我的镜像。在清真寺，她第一次在梦中听到乌佩里哈的呼唤，她回应道：“马上，这就来，妈妈，这就来……”（古泽尔·雅辛娜 2017：97）这说明祖列依哈还处于对家庭绝对的服从阶段，她那沉睡的双眼还未睁开。当乌佩里哈出现在医务所和黑帐篷的窗外时，祖列依哈的反映已经截然不同。如果说在清真寺，乌佩里哈这一他者镜像还未能让祖列依哈认识到真实的自我，那么，后两次出现的幻影则表明祖列依哈已经敢于捍卫自我。在医务所，面对乌佩里哈的质问和辱骂，祖列依哈“紧缩着脖子，举起一只手，在为自己辩护。”（古泽尔·雅辛娜 2017：95）并说道：“穆尔塔扎死了，我有权嫁给别人。”（古泽尔·雅辛娜 2017：344）当在伊格纳托夫的黑帐篷外看到婆婆的幻影时，她愤怒地驱赶它，并称之为“老巫婆”，她说道：“再也别让我看见你！这是我的生活，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古泽尔·雅辛娜 2017：436）看着乌佩里哈的背影，她朝她扔出一个雪团。从清真寺到黑帐篷，这是祖列依哈从自我失落到捍卫自我的一个重大转变，而乌佩里哈实际上成为祖列依哈的镜像，这是过去那个胆怯而又传统的自我，对乌佩里哈的反抗实际上变成了祖列依哈捍卫自我，反叛传统的开始。

其次是和解层面，小说中有两处展现祖列依哈没有与乌佩里哈的幻影争吵，也没有驱赶她，暗含二者身份命运的相似性。虽然“祖列依哈和她的婆婆最初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位女主人公，表面上可以称她们是敌人、对立者，实际上很明显她们是同貌人。”（Жулькова 2020：163）她们都是深受传统影响的鞑靼女性，同时也是孕育者。她们都有着类似的痛苦经历，承受着丧夫和丧子之痛，并且都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这种同貌特征便是他二人得以和解的真正缘由。在土窑中，优素福因为饥饿拼命的哭泣时，乌佩里哈的幻影出现了，她搅和着锅里剩下的鱼汤，然后磕了磕小匙，并说道：“我的儿子可不这么哭叫不停。”（古泽尔·雅辛娜 2017：304）这一幕使祖列依哈陷入沉思，她看着鱼汤、贝壳匙和奄奄一息的儿子，拿起小匙将自己的手指割破，用鲜血喂优素福，儿子吸着母亲的手指，嘴唇和脸颊渐渐有了血色。当祖列依哈得知优素福要离开谢姆鲁克时，她无法承受这一消息，跑到森林中，她再次看到了乌佩里哈，她本想推开乌佩里哈，但“不知为什么却倒向她的怀里，一个强壮的身体抱住她，身体散发着一股不知是树皮还是新鲜土地的味道。”（古泽尔·雅辛娜 2017：483）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处出现的幻影都与松树有关。在土窑里，当乌佩里哈

出现时，她坐在一张用古老松树的树根做成的粗糙板铺上。在森林里，当祖列依哈打算推开婆婆，想看看她的眼睛时，她发现自己正抱着一颗古老的松树。在斯拉夫文化中，松树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代表着“正直、生命力、繁殖力、刚强的毅力等”⁷，因此，松树特有的属性被附着于繁衍者乌佩里哈身上，正是通过乌佩里哈这一镜像，祖列依哈对母亲这一身份的认同更加清晰，即尽一切力量，哪怕生命，也该保护自己的孩子，让他活下去，乌佩里哈做到了，祖列依哈也做到了。

无论是与乌佩里哈幻影的对立还是和解，祖列依哈始终在寻求对自我的认同，因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立物——他者，而这个‘他者’就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是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实现的。”（刘文 2006：25）她不断在这种既对立又理解的矛盾关系中建构着自我的心理空间，乌佩里哈这一他者镜像展现了祖列依哈在实现自我认同、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的矛盾和忧虑。在这种矛盾关系中，祖列依哈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她开始真正建立起捍卫自我的心理空间，同时，面对乌佩里哈这一镜像，祖列依哈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母亲，儿子生命的捍卫者，儿子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

5 结束语

该小说的体裁和风格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有人称之为电影剧本，还有人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也有人认为，该小说“将民族情调（非常详细地描写鞑靼农村家庭的章节）与欧洲鲁滨逊式游记的启蒙传统和公路电影（road movie）相结合”（Савкина 2016：23）。无论是鲁滨逊式的游记，还是“在路上”的电影叙事，该小说都力图使空间位移作为故事展开的方式，随着空间场所的转变，女主人公祖列依哈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发生了变化。

从小说章节标题来看，其结构是从迁徙到筑居，再到回归。就小说内容来说，我们只读到了祖列依哈离乡，然后在谢姆鲁克定居，但似乎还缺少回归故乡的部分。事实上，作家最初将该作品设计为一部侦探小说，分别包含 20 世纪 30 年代和现代两条时间线，过去这条线索主要围绕祖列依哈展开，而现代线索讲的是祖列依哈的曾孙女祖列依哈返回喀山调查曾祖母的过去。“由于三十年代的情节线索很难与现代结合，因此，小说只保留了历史部分。”⁸，而回乡的这一情节主要在现代时间线索中体现。虽然内容设计上有所变动，但实际上，祖列依哈找到了“想象中的故乡”，也就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森林，森林容纳了她所有的痛苦和快乐，见证了她从怯懦走向勇敢过程，这是她理想的回归之地。

无论是空间的位移，还是以森林为主体的自我空间，亦或是由乌佩里哈的镜像所建构的心理空间，作家都展现了祖列依哈在逆境中积极向上，逐渐摆脱原有的束缚，并成长为一位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同时，她也在自己的行动中诠释着母亲这一身份的责任和义务。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数字三十直接指明了这一题旨，比如在谢姆鲁克最终存活下来的仅有三十个人，在作家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隐喻。只有那些拥有强大精神的人才能活下来。”⁹ 同样，作为一位三十岁的普通女性，祖列依哈对自我的认同和身份的建构诠释着一位三十岁女性的坚韧和不屈，也体现了人在这一特殊年龄面对命运的勇气和决心。在作家看来，“三十岁是一个必要条件，此时，人还能够作出一些改变。”¹⁰ 小说女主人公祖列依哈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书写了一个三十岁女性的传奇经历，这种经历是前所未有的，展现在她面前的将是一个大世界，她只是这个庞大地图上的一粒沙子。

附注

1 Абашева М., Абашев В. Книга как симптом. Как сделан роман Гузели Яхиной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J]. Новый мир, 2016(5). http://www.nm1925.ru/Archive/Journal6_2016_5/Content/Publication6_6342/Default.aspx

2 Клариса Пульсон. Большая карта для маленькой Зулейхи- как Гузель Яхина стала главным открытием Года литературы[N].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7 ноябрь 2015. <https://rg.ru/2015/11/18/yahina.html>. 2015-11-17.

3 Ксения Элзес. Гузель Яхина об экранизации романа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работе на самоизоляции и новой книге[N]. <https://saltmag.ru/opinion/interview/4610-intervju-s-guzel-jahinoj/>. 2020-04-14.

4 同附注 2.

5 同附注 2.

6 同附注 2.

7 ТрессидерД. Словарь символов[Z]. Москва: Фаир-Пресс. 2000.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simvol/820>.

8 Русина Шихатова, Жан-Феликс де Ля Виль Боже. Эмоция—самое важное в искусстве, и если мне удалось зародить её в читателях — я счастлива[N]. 2017-12-20. <https://les.media/articles/489421-guzel-yakhina-ya-lyublyu-prostye-chelovecheskie-istorii>.

9 Юрий Татаренко. Гузель Яхина: « Не была уверена, что “Зулейха”- не графомания...» [N]. 2018-03-03. <https://sibmama.ru/Yachina-intervju.htm>.

10 同附注 2.

参考文献

- [1] Жулькова К.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жен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 романе Г. Яхиной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J].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 зарубеж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р. 7,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 Реферативный журнал, 2020(3).
- [2] Павлова Н. Поэтика визуальности в романе Г. Яхиной «Дети мо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феномен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успеха[J]. Культура и текст, 2018 (34).
- [3] Савкина И., Арья Розенхольм. «Секрет ее успех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романе Гузель Яхиной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J]. Лабиринт. Журнал социально-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6(3-4).
- [4][法]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5][英]詹·乔·弗雷泽. 金枝[M]. 徐育新等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 [6] 顾广梅.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7][俄]瓦·哈·哈利泽夫. 文学学导论[M]. 周启超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宋慧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法]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10] 厉 蓉. 第三空间: 文学研究的另类视角[D],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11] 梁 坤. 俄蒙树木崇拜的多神教和萨满教渊源[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1).
- [12] 刘 文. 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J]. 学术交流, 2006(7).
- [13] 欧 荣. “双重意识”——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14][美]爱德华·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王文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5] 王 莹. 身份认同和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1).
- [16] 邢 媛. 吉登斯的现代性自我认同品格思想研究[J]. 哲学分析, 2021(1).
- [17][俄]古泽尔·雅辛娜. 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M]. 张杰, 谢云才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18] 张秀蕊, 王爱芬. 心理空间的历史渊源和概念解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9(25).

Space Writing and Identity in *Zuleiha Opens Her Eyes*

Zhang Jia

(College of Russian Langua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Zuleikha Opens Her Eyes* tells the story of a Tatar woman Zuleikha, the “pitiful hen”, along with many immigrants, who was exiled to Siberia dur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in the 1930s in the Soviet Union. Along the way, she witnessed deaths frequently on the stuffy tanker and experienced moments of horror in the punt. Finally, they made new homes in the forests of Siberia, and started new life. From Yurbash to the desolate wilderness, from the pitiful hen to the labor of the hunting altel, the spatial displacement in the novel shows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change of the heroine Zuleikha. This change also witnesses Zuleikha’s self-identific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heroine Zuleikha’s transformation of self-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identity, and illustrates that the awakening of the heroine’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elf-identity can inspire us to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Keywords: identity construction, space writing, self-identity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小说文本研究》(19JJD750004)、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YJSCX2020-017HLJU)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章佳(1991—),女,湖北黄冈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2-10-28

[责任编辑: 刘 锐]